

Light & Shadows
Conversation of the Soul

浮光掠影：

灵魂的回响

杨人辛 著

浮光掠影

你在哪里

湖边的故事

山寺钟声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光掠影:灵魂的回响/杨人辛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308-15123-8

I. ①浮… II. ①杨…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3278 号

浮光掠影:灵魂的回响

杨人辛 著

责任编辑 张 琛 张远方

责任校对 韦 伟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4

字 数 240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123-8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给在艰辛中跋涉的你：

我们在艰辛中跋涉

梦可能被摧毁

心可能被搅碎

如被狂风吹落

被行人踩碎的叶

重新拾起

继续生命之旅

内心的Eternal Peace

来自真诚与善良

只要诗人学不会说谎

诗的天空就不会死亡！



屈原（上）与杜甫（下）的雕像，
2015年夏摄于成都杜甫草堂



蓝天下的Lake Superior



冬季的大湖景色



冬末春初的湖岸山峦



乱云飞渡，令我回忆起
几乎忘却的记忆



Nestle, adopted from Humane Society,
现在过得很健康，幸福



Lexi, 书中有几首诗是写给它的



杭州西湖的荷花

序 一

2013年，我刚刚成为编辑，接手的第二本书就是杨人辛教授的《原始灵魂》。当时我读罢原稿后，写下了一点感想，有幸被她列为序言。时光荏苒，两年过去，我在编辑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自觉成长了许多，而就在此时，杨教授完成了《浮光掠影：灵魂的回响》的初稿，并再次邀我写序。这样的信任，令我感动、惶恐，然而又充满了期待。

我个人感觉，近几年来，当代的诗人们似乎已安于在三五知己的小圈子里唱和，大众对他们毫不关注，而他们似乎也认为曲高和寡是理所应当，笔下意象的拼贴愈发令人云里雾里，似懂非懂。近期为数不多能走入大众视野的中国当代诗人，最知名的大概是余秀华——一位语言天赋出色，却因脑瘫患者的身份而为人所知的女性。如果去掉这个标签，又有多少人会单纯因为她的诗歌而认识她、关注她、喜爱她呢？

就在我构思这篇序言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悲伤的事——诗人汪国真去世了。他的诗风靡一时，因为语言通俗流畅、主题励志而曾经被许多年轻人抄录在笔记本里反复吟诵。然而他的诗歌也一直伴随着诸多非议，被一些诗人同行和文学专家认为内容浅薄，缺乏深度。

汪国真曾说过：“今天诗坛的冷落跟很多诗的写法有关系。诗好不好，是由时间和读者说的。什么作品好，什么作品不好，不是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说了算的。没有一个评论家比时间还权威。不是说小圈子里的诗才深刻，才是好诗。自以为深刻没有用。”的确，诗歌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只有被读者所接受，才能体现其价值。诗歌是诗人情感与思想的结晶，语言是晦涩还是通俗，主题是赞美还是批判，都不应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李白的《静夜思》人人会背，是好诗；李商隐的诗隐晦含蓄且喜用典，亦不乏佳作。

而杨人辛教授的诗，其可贵之处在于，遣词造句并不艰涩，其思想却又颇有深度。这在如今的诗坛，是颇为少见的。她的诗，易读，而且耐读，因为

在欣赏语言之美的同时，你需要跟上她思维的高度与速度，去思考柴米油盐的俗世生活之外，人类社会正在承受的悲辛。

整体风格上，《浮光掠影：灵魂的回响》与其前作《原始灵魂》可谓一脉相承——均是“社会学的诗”。然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诗人如今的诗作，更为细腻，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究其原因，却是残忍的：两年里，于内，她病痛缠身、亲友故去；于外，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出发，市场经济诱发的利己主义、校园枪击案、文明进程带来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世间仍有诸多不幸。而这种种不幸，反而在促使她思考，淬炼她的灵魂。还是那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沧桑”二字，是读者往往不曾深究、不愿直视的苦痛。正如她在《复活节纪事》中写到的：

心要有多厚的包裹
才不会被伤透？
生命要经历怎样的淬火
才能死而复生？

“卑微”或“高贵”
谁能从苦难的废墟中
再次展开翅膀
谁是不会毁于绝望的灵魂？

此外，可能是旅美多年的缘故，杨教授还对英文诗颇为擅长。本书的第六部分选取了几首英文诗，读来流畅优美，有着与中文诗截然不同的韵味，可谓相映成趣。其中有一首小诗，名为“The Death of Distance”，读来发人深思。诗人认为，距离的“死亡”导致了美的死亡，而她要批判的，仍然是如今社会高速膨胀的物欲和野心——人人都变得浮躁，变得对实际利益急不可耐，那些旧时的含蓄、期待、回味、思量之美，早已几近灭绝了。

同样是仰望星空，艺术家看到繁星的浪漫，天文学家看到星辰的轨迹，物理学家看到宇宙的诞生，而一个社会学的诗人，我想，看到的一定是亿万星辰的光与暗，枯荣与变幻。

是的，正如本书的英文名：Light & Shadows，光与暗，明与灭，生与死，

阳与阴，新生与衰亡，创造与毁灭，万物之道尽在其中。然而诗人并不仅仅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而是为沉默者发声，为弱小者呐喊，为更好的世界竭尽全力奔走。她的灵魂敏感而又坚定，而她灵魂的回响，声如戛玉鸣金，清越无双。

在这篇序的最后，我想起了一句因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而众所周知的句子：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其实这句话出自辑弘一法师语录而成的《晚晴集》：“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到了。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它在传递你心间的声音，绵绵不绝，遂相印于心。”

愿诗人杨人辛之念，得诸位读者知音之回响。

张远方

2015年4月于杭州

序 二

浅读杨人辛教授的诗歌集《域外浮生飘絮》《原始灵魂》，以及《浮光掠影：灵魂的回响》诗稿，虽然对某些诗作我还处于似懂非懂之间，但是，我已感到了作者的敏感多思，也感受到她的诗作既细腻深刻，又不乏沉重之感。这不由得使我想到美籍奥地利表现主义音乐大师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五首管弦乐曲》（即：《预兆》《往事》《湖边晨景》《色彩》《突变》）。同时我也想到了象征主义美术大师克里姆斯特的《生与死》《吻》《少女》等著名作品，总感觉这些诗作与大师们的艺术作品存在着某些联系，或者说有些异曲同工之处，使人感到很有意思。

社会是人的集合体，庞大而复杂，人的思想尤甚。人辛是社会学博士，进入这个领域已二十多年，其间求学、教学、观察、思考、研究、采访……已有深厚的积淀。近几年她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人耳目一新。也许是我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在国内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一位教授、学者以诗歌形式作为自己研究成果的载体。个人认为，人辛应当是国内第一人了。

我知晓，人辛早年曾经是国画大师黄秋园的关门弟子，也是那年代唯一的女弟子。她深得大师的真传，国画功底十分扎实，且平时好读诗书，尤其偏爱写诗。

记得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曾说：“无论哪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与它相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相关各科用的。”人辛是备了两个镜子的。所以几年来几百首诗从她笔下汨汨流出，是水到渠成，也是厚积薄发。

关 尔

2015年5月

写在前面的话

诗为心之声。较之前两本诗集《域外浮生飘絮》(东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与《原始灵魂》(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这本集子收录了更多心理感受之作。近两年来我经历了一些人生困境,感时伤怀,写了三四百首诗歌,记录自己的心迹。我从中选了一百七十余首成集,题为《浮光掠影:灵魂的回响》。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容易怀旧。特别是东西南北漂泊大半生之后,童年时代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常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冷不丁从记忆深处钻出来。儿时的日子说不上是无忧无虑,却还是有不少令人回味的记忆。

小时候住过的山城气候温润宜人,中间是一块盆地,四周峰峦环绕,一道碧绿的江水穿城而过。环城的山峰之一顶上立着一座明代建筑——莲珠塔。

那时候常与玩伴们去爬山登塔。上得塔顶,从不同的窗口向四周眺望,没有污染的蓝天之下青山绿水、田野村庄、树林崖岩尽收眼底,很是养眼养心。

有一次几个小伙伴约好上山去玩,行至塔前,见不知谁用烧过的木炭写了一首打油诗在门上:

远看像座塔,
近看像座塔,
越看越像塔,
原来就是塔。

当时觉得很好玩,笑得读不成句,越想越好笑,捧着肚子直不起腰来,简直就是人仰马翻。

后来中学时,数学老师曾出过一道课外思考题:

远望巍巍塔七层，
红光点点倍加增，
底层若有灯 X 盏，
请问顶层几盏灯？

这道题好些人一下子做不出——当时认真读书的学生不多。

周遭的农民一年四季多吃杂粮，因为水田少，旱地多。有些城市居民常用大米与农民交换新上市的玉米、土豆等，吃个新鲜。生活不容易，当地的农民有唱山歌的习惯。干活儿累了，站在山坡上，放开嗓子，吼上几句解乏解闷。那时候人大都忠厚朴实，唱的歌也如此。那些发自内心的、毫无做作的山歌很感人，有些歌听了就入耳入心，一辈子都忘不了。种在心里的山歌似会生根发芽，后来四处漂泊的日子里，常常有诗歌在内心流淌，伴我度过一些艰辛的时光。

我生性脆弱敏感多思，在日记里倾吐自己的感受似已成了一种习惯。2010 年我开始写博客，写了三年多，精神压力太大，以至于身心都难以承受，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停了。2011 年，我曾写过下面一首名为《致友人》的小诗，从中可以略见缘由：

久闻幽馨
不胜钦羨
不是不想赴约
实在无能践信
唯恐欠情难还
将至寝食不安

去年此时
一念开篇
挤出一点挤不出的时间
开垦一小片私人牧园

在属于自己的园地

可以随意随时
用自己家乡的语言
减压，倾吐心语
让心境平衡舒缓
同时，欲在失忆症来袭之前
梳理一下半个世纪的风雨
好给自己的孩子
留下一点储存已久的记忆
可生性又改不了
脆弱，敏感
静水风生云起
伤心伤情伤神
复归安宁好难！

白天事务繁重
心静才能 function
只有关门闭户
谢客疏友

自知此举不智有失机遇
有失益师良朋
怎奈此时此地
别无他择
宁亏勿欠

有失礼之处
还请谅解
有得罪之事
还请包涵

长期的精神压力让身体出了毛病。在将近两年的穿刺跟踪后,医生认为我需要做手术,一劳永逸。日期就定在 2013 年 7 月底。手术并不是太大太复杂,但因靠近颈动脉,所以事先选医院选医生很谨慎。尽管如此,手术室里的经历并不顺利:

头顶的天花板上
聚光灯,射出冰冷的白色
此时此刻
生与死
都在医生手中
不,应该是在上帝手中!
此刻,医生就是上帝!

你是清醒的
在被麻醉之前
恐惧绝望中
明知不可能的
仍依稀盼望伸过来
那双来自人间
来自远方的
温暖的手

可是没有出现
那双让你九曲回肠日思夜想
让你几番死去活来的手
没有在身边出现

几个时辰后
你睁开眼
看见一下班就赶来探视的

女儿那张熟悉的脸

就在床边

正盯着你看

张开嘴试试

感谢上帝

还能说话

那根管声带的神经

术中完好无损！

可事情没这么简单。第三天晚上，我因呼吸困难差点死去。到后来才知道手术中误伤了别的器官，恢复过程极为痛苦，两个多月后肺部才清净，其他遗留症状至今都未完全消除。虽然找的是一家大医院里最好的医生，失误还是难以避免。不过，都已经过去了，也算是过了一回生死关。

2014 年的感恩节前后，连续发生了几件意料外的事，令人既伤感又无奈。身边的同事几天前还见过、交谈过，突然就过世了。一个倒在路边，一个感恩节之夜独自倒在他自己家里。更雪上加霜的是，E-mail 又传来 ACPSS（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姬建国教授病逝的噩耗。伤心之余，提笔写下关于姬教授的回忆“英灵祭（2014 年 11 月 26 日 11:05）”：

——惊悉 Dr. Ji Jianguo 病逝，痛惜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有良知的好人的离去……

你离开了我们

你的家人，亲人，友人

和所有这些

同祖同宗的同行

我与你并无深交

从最初认识

到你永远地离去，总共